落花  
0 d% L' w; v% C, F" z  
「你的儿子在我手里，不想让他死的话，就拿我要的东西来换。」8 G0 q2 E- t" v$ ~  
& U. j' {( k( Q9 Y5 ^1 E. y  P, T  
这个陌生的电话彻底让张然冷静了下来，短短三句话，张然就悟出了多层意思。  
  
其一，自己的电话号码知道者寥寥，对方能这么快就找到自己的电话号码，这说明对方是有一定实力的，又或者是思文被他们胁迫了说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/ O# R; ?; F" \) |: @  
  
其二，儿子确实在他们手里，不然对方也不至于目标如此明确，指名道姓要取一样东西，而对方想要的东西，不出意外就是现在躺在窗台上的U盘样物品。  
  
其三，既然儿子在对方手里，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善了了，无论如何，打这通电话的人，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，若不是杜德运发话，找到绑架的人之后，张然恨不得活剐了他。( y. ~2 L3 k" B) N2 X! C  
3 \_' W0 k8 c3 M# Z  
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？」张然不自觉的点起了一支烟，往日里无论怎样的难关，她都未曾这般无助，第一次尝试了烟草的味道，这时她才明白，为何当年的那个她在心烦之时总喜欢点上一支烟，可笑自己当时还那般管着她。  
6 G# q4 {7 p; R, P  
张然转向窗外，烟草的香气随着烟雾弥漫开，目光迷离，身影逐渐隐入黑暗。- @# \_7 J) y9 c2 e# T  
$ e+ ^# c8 M9 ~1 t7 |  
「梁队，定位成功，目标在城南的一个废弃仓库。」原来房间里早被警察控制，丁甜甜放下耳机，快速汇报道。4 c- h8 W5 q" m; C7 f1 y3 |  
9 X" ?4 h! t1 Q6 k6 t% Y  B  
「立刻出发。」梁飞火速命令：「杜夫人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」% N# P9 \_$ ~/ d8 J0 o  
  
梁飞的速度快，张然的速度也不慢，王新雄开着车，火速联系了陈光祖，无数‘业务员’在睡梦中被叫醒，如蚂蚁一般汇成一道洪流，浩浩荡荡的向城南的废旧仓库进发。. \, C3 @. m2 ~5 n  
+ f0 ^6 z% w; |" f2 S- y+ g5 k  
「杜夫人，您怎么跟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，您不该来这里。」梁飞看着无数车辆开始聚集，深知大事不妙，症结在眼前这位身上，如今之计只有尽量稳住眼前人，方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，看着张然冷漠的表情，他无奈一个叹气，快速在对讲机里命令道：「立即行动，务必保护人质安全。」6 w! ?: N# u" K: v\* V  
  
张然看着警察们鱼贯而入，这才冷着脸和梁飞说道：「梁队长，我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相夫教子才应该是我的主职工作，可是思文出了事，德运在医院躺着，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？」  
  
「杜夫人，我能理解您的苦衷，也支持您的做法，但是还请您务必保持保持理智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只怕不好收场。」梁飞摆出一副苦瓜脸，上面有话下来，务必不能刺激到眼前这位，师傅谭伯伟也私下有过交代，否则他安能如此低声下气的和张然交涉。  
  
「有一辆货车往西去了。」有个‘业务员’过来汇报。3 y1 ^# O, C2 G& Z$ \9 A# B  
  
「里面暂时没有发现人质，有一辆广鑫的货车往西边去了。」有干警过来耳语汇报，看到梁飞不喜的眼神，大声汇报：「广鑫的货车往西去了，货车开的很急，人质大概率在里面，一队已经跟上去了。」  
  
「梁队长，谢谢。」张然温柔的点点头，摇下了车窗，而后轿车毫不留情的发动，给梁飞灌了一大口尾气。  
! f1 \! N2 Y; S2 o9 N2 v  
「留一队人继续搜索，其他人跟我走，追。」梁飞向着警车飞奔，一边大声命令。  
6 R8 G/ P- m3 x, g. k1 ^  
尖锐的警笛响彻云霄，循着西逃的货车飞速前进。「梁队，已经联系了交警，所有出城路线都已布控，他跑不掉的。」  
% [8 q6 ?& \_- q% D, A( h. X$ H! z2 E  
「不能大意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绑人者的身份，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，对了，那个U盘技术部门有分析结果了吗？不行的话连夜送金陵，请求省厅协助。」梁飞忧心忡忡的看着前面同样疾驰的黑色轿车，眉心拧成了大大的疙瘩。多年刑警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u盘后面绝对有大鱼。  
. F0 m' R7 ~4 p! y\* }  
「安排人送去省厅了，现在东西还在路上。」丁甜甜是梁飞的老搭档了，两人的默契非比寻常，警车开的飞快，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沟通交流。  
  
「梁队梁队，丢失货车视野，丢失货车视野。」通讯器里传来一句令人绝望的汇报。  
  
「梁队梁队，他们还有一辆车，往东边去了，我们要不要追？」通讯器里传来一个更加令人绝望的情报。  
  
「废话，当然要追，我们马上就到，必须要抢在张然前面找到那辆车。」梁飞的眉头拧的更紧了，近乎狂躁的吼道：「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要追上那辆车。」  
  
而此时，东边。5 s) T, [6 @3 \_, S- l5 W  
\* r" a+ j/ u& N) ~2 l  
本以为靠一辆货车往西迷惑了对方，哪知道货车刚刚摆脱零落的警车，侥幸逃出姑苏，安全进入了沪埠地界，可惜自打进了沪埠就一路堵车，不得已开进了郊区小道。  
  
开了不一会，乌云遮月，路况不明，车速就慢了下来，忽然眼前一道强光，却见一辆大车堵在路中间，若不是刹车踩的快，此时已经要撞上去了。想要倒车，后面又挤过来一辆大车，不断鸣笛催促货车前行。- @$ S& H! I! P9 \_0 |  
" g! O, m) a4 }/ t; w  
货车司机大呼不妙，下车要跑，四下呼啦啦的挤来一大群人，手持棍棒，也不多话，货车玻璃瞬间全部被敲碎，车未曾熄火，司机就被活生生的拽了下来。  
2 I! O$ Z  q9 K; u5 [  
货车的大灯及其晃眼，依稀能看到路中间站了一个女人，虽是夏夜，晚风依旧有些凉，女人批了大衣，双手插到大衣的兜里，透过大灯的阴影，能看到那女人踩着高跟鞋，往前一步，冲货车司机这边招手。  
  
司机像死狗一般被拖了过去，强迫着在女人面前跪倒，脸皮被强迫按到地面，只淡淡的挣扎了一下，后背立刻挨了重重一记，司机老实了。  
  
「就是你绑了杜思文？」女人来到司机面前站定，冷漠的问询自头顶传来。  
4 f) Z8 X( L2 ?4 b; l  
「臭婊子，要打就打，哪这么多话。」司机兀自叫嚣。9 n4 V" h- D8 s+ |2 o  
$ x1 M# D- }# h# f4 F: i2 l6 @  
女人冷哼一声，悠悠转了过去。也不多话，手下棍棒齐下，这些可都是真家伙，司机嘴再硬，此时也不得不服软，凄惨的哀嚎响彻天际。8 P" R/ X; R0 l1 T% e  
  
「就是你绑了杜思文？」女人再次问道。  
  
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就是开出来迷惑警察的，杜思文被大哥带着往北边去了。」司机哪能不招，再不招就要直接被打死了。( X+ z) l1 M" `" f# A. F\* X/ [! Q  
$ `8 X& M. @! E& r3 b+ M2 |  
「然后呢？」女人依然冷漠。' D$ j- q' Z2 S: X( r  C% k  
  
「大姐饶命，这是我们联络用的手机。」司机右手已被打折，用左手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一部带血的手机来。# {( k2 H0 |+ Q. J7 E2 z7 \_  
  
女人却不接，司机仰面看了两眼，吞口血沫继续说道：「我的老大叫阎王，这次是从暹罗下来的，本来不想绑人，只不过一个关键的东西被那小子，哦，不对，一个关键的东西在杜思文手里，所以我们就绑了他，希望能把东西拿回来。」  
3 V- m( E. a, y8 x2 W2 \_  
「阎王？口气倒大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值得你们绑人？」女人不屑一笑，手下一把从司机手里夺过了手机。0 \" U8 ]4 V4 c0 Z  
: B; V\* V% {, K2 |  
「我就是个送货的，真的不知道。哎呀。」司机回答了女人不喜欢的内容，后背又挨了重重一记，一口老血喷出，彻底趴在地上起不来了。# U7 O4 c1 [) Z  
  
「老陈，麻烦你跑一趟，亲自把这个给三姐送去。」女人随意的递出一直在手里把玩的带血手机。" l) l8 l( Q: V. `  
  
「菊总，只是送过去吗？」陈光祖意有所指。  
( V7 i$ N2 ?% s1 o+ Z  
「她不愿意见我，我也不能强求。」原来来人正是宋晓菊，她叹口气，继续解释道：「她一心想做家庭主妇，我该要支持的。」  
  
刺耳的警笛声传来，姑苏警方姗姗来迟。2 F' c8 ]0 m8 \_$ g& Y" j" a" l  
  
女人一摆手，手持棍棒的打手瞬间作鸟兽散，现场留下三辆货车，一个被打的半死不活的司机。陈光祖护着宋晓菊，上了一直发动着的小车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  
  
梁飞看着狼藉的现场，踢了一脚瘫软在地上的司机，不禁破口大骂：「小赤佬。」  
  
「不要打，北边，北边，我们老大去了北边。」司机被打的怕了，看到警察来了，痛苦的蜷作一团，恐惧着哀嚎。  
5 I9 x6 P; W& X  L5 \_  
「娘皮，算你个赤佬识相。」梁飞被这帮孙子兜了一晚上，跑了一晚上的冤枉路，冤枉路就算了，还什么事都没能做成，此时何其烦躁：「甜甜，北边安排人了吗？」  
% v- W7 i+ p2 ^' g1 p, V  
「安排了，不过目标太过狡猾，我们没有他们的实际信息，只能在路口设卡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希望不大。」丁甜甜已成长为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警，说起话来无比干练。  
  
「张然去哪里了？」梁飞忽然一惊，想到了一个变数，现在的张然乃是护子的雌兽，表面说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，可她背井离乡的，瞬间就能集结那么多人，就是一个不定时的核弹。  
+ o% B! J+ |' M5 k& {4 D$ v  
「不知道，我马上安排人找。」丁甜甜也反应了过来，立刻就打起了电话。4 S5 Q: D0 E" @" f  
" z  l1 P/ \8 l0 ~  
「我们去北边吗？」打完了电话，丁甜甜问。1 E) S2 E: ?4 m$ v) Y  
" ^6 F  ^2 v4 P( H) \_7 }  
「不，让我想想。」梁飞扶额不停转圈：「这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对手，调虎离山用的好啊。」梁飞的大脑飞快的运转着：「那个废旧仓库查的怎么样？」  
  
「哪儿还有人在啊，简单扫了一遍，看到有车跑了，都去追车了。」丁甜甜越说越慢，最后和梁飞异口同声的说道：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」# r+ h& o6 f& J/ \! a) g% `( t2 I2 y2 Q/ B  
# I\* h$ e! k2 G1 d( m  
「赤佬。」梁飞一槌定音，火速上车，油门踩到底，向着废弃厂房绝尘而去。  
2 x' x7 s  h6 ^$ e( C) K  
与此同时，城南废旧仓库。  
  
仓库里开出四辆车，依次向西东北南四个方向开出后，一个脸上带着一道长长伤疤的人鬼鬼祟祟的探出了头。  
  
忽然。5 k: w5 L% p% g+ o# L  
9 l8 L7 Q, \5 A, ]& n0 p  
「肯出来了？聊聊吧。」王新雄早就在空地上等着了，发动汽车，闪亮的大灯直直的照向大门，看到人冒头，嘭的一声关了车门，远远的吼道。  
0 [: ^3 G, S$ N) g8 d1 a3 S  
「好啊，聊什么？」疤脸男亦不示弱，彪悍的迎着王新雄走来。- `- {6 I  ~\* U% M6 ]' S  
. C7 s: X7 @6 \! S, I- J  
「爷们，就聊点爷们该聊的。」王新雄左右扭动脖子，扯下了领带，在手上死死的缠住，对那疤脸男比出一个中指。' \0 W$ u6 G2 S. C1 u  
7 F' d# Y& \_0 I  
两人干了一架。（为了快速进入主题，这种无关紧要的描写能省则省了。）  
  
疤脸男一脸彪悍，气喘吁吁的站定：「是个硬茬，我喜欢。」! I7 B+ i. G# u! B+ J8 @& @  
  
王新雄毕竟年纪大了，这些年又忙于生意，身手未免就落下了，只能勉强和疤脸男打平。此时他想起了年轻时街头喋血的日子，狂性大发，吼道：「小子，你很了不起啊。」; M. H6 |2 a" o8 A  
\* b: T  o2 l% S+ Q, ?  
「他妈的，你绑的人呢？」王新雄骂道。, @- \; Z# \_7 o9 B  
8 Z5 z9 e/ j" `: Z+ n  
「你他妈的，我要的东西呢？」疤脸男亦不相让。  
4 b6 @7 Q: R6 {5 {8 g8 O  
谈判再次陷入僵局，张然下了车，呼啦啦的，周围一群‘业务员’不知道从哪里全涌了出来，无数汽车大灯打开，偌大的广场被照的亮如白昼。  
  
张然迈着优雅的步子，一步一步向疤脸男逼近，‘业务员’们亦步亦趋，死死的将疤脸男围到正中心。一人上来耳语：「三姐，少爷不在里面。」! @$ i5 n0 n- J4 u1 j5 \_; i- z  
' B3 e5 N6 Q; q. q0 B5 K  
听到此话，张然俏脸一寒，沉声道：「人呢？」  
  
「呵，哈哈哈哈哈，臭婊子，东西呢？」疤脸男破口大骂。  
  
「把杜思文给我，绑人的事两清，我留你性命。」张然丝毫没有谈判的意思，语气越发冰冷。  
  
「臭婊子，好大的口气，人多了不起？你当我阎王是吓大的？」原来疤脸男匪号是阎王，狰狞的伤疤将面孔分成两快，着实配得上阎王之名。7 g# A9 ?2 H\* d  
  
「阎王？这名字你震的住吗？我今天就让你下去报道。」王新雄休息够了，看他如此无礼，粗暴打断了阎王的废话。5 P+ \\* c+ b0 V7 r+ y3 L5 r  ]  
! u, y' ?3 I" |8 V3 L  
众多‘业务员’又前进一步，气势逼人，已有脾气火爆的在骂骂咧咧。  
2 ?( {2 T4 J# s, I  
此时陈光祖赶到了，远远的看到这边围住了人，好容易才挤了进来，和张然耳语了一句，随后和王新雄站到一处，有样学样，扯下领带在手上缠了一圈：「干里凉啦，撒小，有架打不叫我，是不是兄弟？」6 m' e7 g. g7 l" |5 G3 P  
  
王新雄单手搭到他肩头，紧了一紧，眉尖一挑：「怎样？」+ p- d  S+ K" o8 M$ G- p  q/ t\* y8 ?  
  
「啰里八嗦的，要打就打。」阎王临危不惧，被人团团围住，依然挑衅。  
  
张然丢下那部带血的手机，电话已经拨通，话筒里面有人焦急的喊：「阎哥，北面全是条子，一直在查车，出不去，怎么办啊？」( c! k% k1 h" E8 ^5 q% W  
; c! Q1 ?, C. I% v) N  
「哼，北面，回去给菊总说声谢谢。」张然冷笑，掏出锦帕擦着手上的血污：「不要弄死。」0 {  h2 K4 Y  B. k& j8 n$ A  
  
一阵单方面的殴打。) J+ U4 d9 C4 i8 ^  
  
「梁队，你看里面围了那么多人，果然在这里。」丁甜甜和梁飞隐蔽在外面杂草堆里，看到那么多人围着，不禁犯憷。6 I  ^, T; g8 t: [  
/ m' C% B  v\* ^  
「你干什么？继续隐蔽，刚刚那人还不够惨是不是？他们不会闹出人命的，就让她发泄一下吧，将心比心，如果是你的儿子被绑了，只怕下手更狠。」梁飞一把拉住了她，示意继续隐蔽：「直觉告诉我，还是那个u盘的事，你明天亲自去一趟金陵，就在那里盯着，技术部的磨洋工就去找师傅，不，你直接去找师傅，一定要搞清楚那东西的作用。」  
  
「十分钟了，差不多了，别真给打死了。」丁甜甜小声道。9 W% [+ }: m, s; i$ m+ B% |  
  
「警察，全都不许动。」梁飞看看时间，也觉得差不多了，两人一起跳了出来。: S2 b+ c! l/ O8 h% i0 P  
  
「梁队长，你来晚了。」张然笑着招手，指向北面，直接上了车，王新雄和陈光祖随即跟上，‘业务员’们相当自觉，一个个的抱头蹲下，中间躺着一位。7 ~1 n; H8 k( [9 r  
  
「你们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」梁飞举着枪，说实话，一次扣压这么多混混，这里就他和丁甜甜两个人，说不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 
& c6 q! |/ [) v7 j. v; f  
「报告警官，我们在锻炼身体。」‘业务员’们整齐划一的回答。  
  
「梁警官，这些人该抓抓，该判判，我绝不干预。」张然主动摇下车窗，微笑致意。" ~% p9 I$ k( C, B( k  
  
「杜夫人，您不能去北边，太危险了。」梁飞当然知道张然要干什么，这边要控制众多混混，还要拦张然，哪里能分出手来。  
- c\* T0 F\* A5 U  
车窗摇下，张然的汽车扬长而去。+ B\* l1 v! |$ {1 j\* J  
  
城北那辆车的司机唤作鸡哥，乃是阎王的得力部将，那天晚上和阎王一起绑走杜思文的也是他，此人也是一个大胖子，载着杜思文一路向北，看到有人封路，拨通的电话里又传来斗殴的杂音，他立刻就明白事情败露，按照此前的约定，转而像东，一路奔着沪埠的蛇头码头去也。  g$ a) ?5 m9 M$ w; \3 Y% O. U" ~  
1 h4 R5 i- \_& [  
事情败露，内地暂时不能呆了，唯有赶紧出海，无论如何，先回到暹罗再图后事，可不能把小命给丢在内地了。; w& L7 e, K" K( q  
; k5 c3 ]2 \_' f1 Q6 h0 f  `  
「光祖，沪埠现在能出海吗？」往北开了一会，张然猛然想到了什么，揉着太阳穴问道：「或者说，沪埠有跑暹罗的码头吗？如今姑苏各个地方都肯定设了卡子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出海或者上山了。他们从暹罗来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出海。」  
  
「有道理，寻常路肯定跑不脱，新雄，照这个导航走。」陈光祖点点头，掏出手机选定了一个地址。  
: U3 l4 d5 z$ P4 s  J  
只可惜，车开到码头，就看到一艘船刚刚出海，一辆广鑫的货车被随意丢弃在码头边的杂草里：「干里凉啦。」王新雄发疯似的踹了货车一脚。  
3 G: l' X) a) j8 X# k  
太阳初生，本该燥热的夏日烈阳，照在张然身上却无比的冰冷。  
  
千算万算，就是没算到这些在暹罗混的如此光棍的跑路，棋差一着。当然，愤怒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张然拧着眉头，不住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。  
  
「暹罗吗？真是个让人怀念的地方。」张然喃喃自语：「德运，这些坏人害的我家破人亡，找个人都费了这么多周折，你让我如何相信警察，如何相信法律？思文要是出了事，我怎么向你交代？怎么向你老杜家交代？那些警察怎么向你交代？德运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真没用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好。」说到最后，张然已泣不成声。6 j9 j+ x( V% j: M9 O3 S( a  
6 p2 F- d& s7 s  
「三姐，干撒小咯，暹罗是我们发家的地方，待我杀将回去，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知道谁才是暹罗的王。」王新雄骂骂咧咧。; X% M/ I2 N( A2 |6 M; B  \  
# Y. j  P7 E\* ~2 k# V, u  
「撤出暹罗是蒋总的决定，不可以现在就回去，等我和蒋总商量一下再说。」张然看着渐行渐远的小船，牙齿咬的吱吱作响。7 ]0 W& U# U2 `  
  
「那我们就这么看着少爷被送到暹罗去，却什么都不做吗？真他娘的不爽啊。」陈光祖亦是大骂。! N& V% S6 a\* r# \_7 F2 @; a% p  
& z  ^$ `3 R7 x: d9 G/ ^  m- W  
「无妨，在没拿到那个东西之前，思文应该不会有危险，只不过不免要受些皮肉之苦了。」张然捂着胸口，权衡利弊之下，淡淡的说道：「孩子，不要怪妈妈心狠，男孩子有些挫折才能成长，你前面过的太顺了，命中该有此一劫，不知道这罪你能不能挨的住。」/ W2 N% k6 G- D3 t: ^. n  
' Z2 U4 R$ f5 T1 N  
「少爷吉人天相，不会有问题的啦，三姐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」王新雄拍着胸脯：「我和光祖在暹罗都还有些产业，我们商量过了，先用做生意为幌子先过去暗中调查，至少要确认少爷的安全。三姐，您先回羊城，杜哥也要人照顾不是？」  
; \_& D, }8 U3 u+ d0 T  
「也好，那就麻烦两位哥哥了。」张然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王陈两人悠悠一躬。  
1 D- e$ Y9 F& ^5 O, N  
「使不得，三姐，照顾少爷是我们应该做的。」两人瞬间避开，抢过身去从侧面扶住张然。$ J) o- z8 m) X% j\* I" a  
6 g\* W. F, [9 |& p) a  
这次案子涉及的都是境外人员，警方工作起来难度极大，好容易拿了人，却不能审，上面看没救出杜思文，政令一项一项的下，谈话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审人的同时还要应付上面的调查，着实把梁飞气的够呛。  
  
好在金陵那边传来了好消息，在谭伯伟谭副局的亲自督办之下，技术部门对张然提供的U盘形设备进行了逆向工程，初步判断这个设备是一个秘钥类设备，简单来说，这就是一把钥匙，某样设备或者某样机器在缺失了这个秘钥之后可能就无法运转。这应该就是那些暹罗人如此歇斯底里的原因。9 K: e% w\* O; G" l  
  
东西是从保罗的别墅顺出来的，在上面的授意之下，梁飞再一次进入了那栋别墅进行调查，最终确认了秘钥可以用来启动电脑内的一个程序，而那个程序的作用除了保罗，其他无人知晓，而且保罗的口风相当严实，无论如何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。  
  
保罗是撒克逊籍，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能拿人，关于秘钥的调查到此算是陷入了僵局。8 {$ r% y# l3 \\* |  
) c/ T8 M/ L6 ]: Y6 A  
朱栖梧和杜德运的关系非同小可，二十多年的交情了，如今昔年拜把子哥哥的儿子丢了，还是两次，朱栖梧那叫一个气愤，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也不怕把事情闹大，添油加醋的把情况捅到了江斌国的耳朵里。  
1 W' w7 k' }3 o\* l3 P! |" ~& u  
江斌国，二十年前遭了暗杀幸而不死，而且还提供了林焕天犯罪的关键证据，那件案子被媒体烘托为建国以来的第一大案，江斌国作为主办人员，把案子办的漂漂亮亮，此后仕途亨通，一路高升，如今已经坐到了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位置上。9 S$ t) N% g' q7 j! J  
  
「江佬，你知道吗？当年的毒品卷土重来了，江佬，你知道吗？老处长的儿子被那些毒贩绑架了。」这些是朱栖梧吹的邪风。! p. \_7 j' W3 C" a- Y' Y0 u2 Y+ r  
( J# R  s" ]% p0 T& v\* m4 {5 U7 o  
江斌国同志实在受不了这个活宝一直在自己耳边叨叨，一直推脱，他现在这么高的位置，说实话是不应该为这些事情烦神的，好死不死，朱栖梧天天叨叨，没成想还真的戳到了江斌国的肺管上：「江佬，你知道吗？嫂子是宋晓雯的闺蜜，宋晓雯急的两天没吃饭，本就瘦弱，据说这两天都瘦了两斤。江佬，你知道吗？这事还和那个保罗有关系，丽安娜女王不日就要启程来内地，亲自过问这件事情。」这俩消息真中有假，假里有真，主打的就是虚虚实实。, r# Y$ \_: G0 |0 Y1 ^1 N  
  
这还得了，一个宋晓雯，一个丽安娜这俩都是江斌国的心头肉，朱栖梧的邪风终于吹成功，据说隔天江斌国少有的在例会上拍了桌子，公安部长被骂的狗血淋头。  
  
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开始了，恐怕花猫老鼠做梦也想不到，他俩一时兴起的肉票生意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吧。$ I" |( [. d" ~, R5 Y6 A: f  
: U! o  J) E7 U  }  
好消息也有，算上之前的花猫老鼠，昨晚四个司机再加上阎王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审讯报告确认挖出了一个跨国的制毒贩毒集团，为首的在暹罗，唤作萨莎，或称莎姐，团伙内部有阎王，栋哥等骨干。\* u& @/ [. a  Q7 y+ \, ]2 |7 X  
  
谭伯伟看着审讯报告，那个栋哥的名字分外惹眼，尤其在看到狠戾的注脚之后，他拿指节重重的在那个名字上点了下去，一直在怀疑的信息得到了证实，无名邪火转瞬即逝。/ l- O0 b. H3 a  
0 ~# W! w\* s  K' [/ j( c  
海上飘了七天后，暹罗，黄金殿，萨莎的夜场。' s) p& H+ x% [) w: h3 {  
  
黄金殿不负黄金之名，金色是这里的主色调，壁画装饰很多都是用足金打造，灯火辉煌，醉生梦死。一楼用酒吧迪厅作为伪装，寻常人只能进到这里，二层赌场，三层洗浴桑拿，四层私密茶室，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进入的，每层都有专门电梯接入，最大程度的保护了顾客的隐私，至于第五层，则是老板萨莎的私人领域，唯有得到萨莎认可的人才能上来，最为神秘。  
% i, X4 U, \_) l0 C  
「莎姐，出事了。」鸡哥何时有过直面莎姐的机会，看着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女人，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1 j8 F- v+ k! l# p2 m( \  
  
萨莎穿着颇为清凉，豪乳几乎从裙子里爆将出来，短短的裙子几乎遮不住臀瓣儿，一双黑丝美腿高高的翘着，高跟鞋随意挂在脚尖，随着脚尖的晃动上下晃荡，她明面的身份是黄金殿老板，而这里又是暹罗最大的销金窟，这般打扮也算合理。  
  
「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阎王呢？没和你一起回来？」萨莎敏锐的察觉到不妥，依稀记得坐下这个胖子是阎王的手下，事出有异，必有妖。  
/ j3 v$ {/ ]8 a) U  
「阎哥怕不是被条子点了，秘钥也丢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按照之前的约定，当夜就坐船回来了，不然这次过去的人估计全都要折了。」鸡哥一五一十的说着。/ t! e- l. e- f7 ?! |+ C' c; ^  
  
「秘钥丢了？你他妈怎么不把自己丢了。」栋哥恰好进来，听到鸡哥的回报，怒火冲心，冲过来就骂。4 n; i5 u( i4 A  
- \_( O6 o- F1 L. Z; c  
「栋，栋，栋哥，都怪花猫老鼠，非要给那个老变态打肉票。不知道那个肉票有什么背景，内地的警察疯了一样的找他，从羊城到姑苏，全都疯了，为了抓这小子，这次的货物全部损失掉了。」鸡哥越说越怕，说到货物全部损失，声音已低不可闻。  
5 r$ {5 s( q3 ^8 t' \  
「损失一批货算不了什么，秘钥丢了才是大事。」一直闭目思考的莎姐终于发话，声音冰冷，不带任何感情。8 N! W9 y! t\* A4 y  
  
「莎姐，人我带回来了，有这个人在，肯定能把秘钥要回来。」鸡哥看到自己还有机会，立刻邀功。! r4 o7 @/ T3 J2 m! \_2 }7 j) i  
  
「一个肉票而已，你以为能值多少？」莎姐不屑道。" K3 v' T2 W- @( \  
  
「这小子身份肯定不一般，不然绝不会动用全城的警察来堵我们的，阎哥也不至于被条子点了。」鸡哥继续说道。  
( e2 U, j$ U8 u4 B- m' c. {  
「动用全城的警察又能怎样？这里是暹罗，不是内地，他的身份在这里没有任何作用。」莎姐对鸡哥的邀功颇为不喜。  
; \_; H# X6 i/ K  
「哈哈哈哈哈，在聊什么呢？」一个爽朗的笑声传来，这倒是帮鸡哥解了围。  
  
萨莎立刻起身去迎，音调之妩媚和此前的冷漠判若两人：「哎哟，杨龙哥，您早说啊，莎莎到楼下迎您。」  
0 T+ H( @2 v' e$ Z  
「哈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股浪劲儿，一天不见，就想的慌。」杨龙是黄金殿的大主顾，传言他曾在此地一夜豪掷千万，引的萨莎注意，做了她的入幕之宾，是以杨龙在黄金殿的身份超然，和萨莎的黄腔说来就来。- ^4 Y0 \\* a; W( x9 R" \_  
  
「哎呀，龙哥，莎莎手下做错了事，您帮我想个法子制他们罢。」萨莎羞意绵绵的说道，任由杨龙的贼手自裙下探了进去，在她的柔软肥臀上肆意把玩。+ X4 s1 m8 s5 M9 D' }5 W+ u  
  
「莎姐，这事不能让他知道吧。」栋哥哪里能忍，将鸡哥拦到身后，带着敌意说道：「龙哥，这里是黄金殿的家事，还请您回避。」- c1 J+ f: L; A3 y4 d  
0 k  F4 h" \+ V  
「好好好，我回避，你的家事我就不参活了。」杨龙尴尬一笑，又不舍的在莎姐的酥胸上捏过，走了两步，回头又说：「我在外面看到个细皮嫩肉的，还是莎莎体谅我，要好好培养哦。」  
9 \_+ ^+ c" m2 \4 K# ~. m0 N  
「龙哥~一个莎莎都喂不饱你啊，您不爱莎莎了。」萨莎忸怩娇羞，最后抛出一个飞吻，好赖算是把杨龙给送了出去。2 Y/ m9 K: i' x+ K1 J  
  
「听到了吗？把那个细皮嫩肉的带过来让我瞧瞧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货色能入得我龙哥的法眼。」萨莎不无醋意的安排道。  
  
「莎姐，您不能这样，我这必须要说您一句了，您陷的太深了，在这样下去，我们是叫您老大，还是叫那个狗屁杨龙老大？」栋哥今儿豁出去了，指着杨龙的背影破口大骂。  
" p% T& L8 R: m# Q; F" T2 s  
「你说什么？」萨莎一秒变脸，斜眼一瞪，栋哥被吓到，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见目的达到，萨莎再次变脸，笑着说：「逢场作戏而已，你不必当真，秘钥已经丢了，也急不得，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好了，你抖什么，先把肉票带过来吧，让我瞧瞧。」3 X6 \_\* p9 ~' |3 u7 R" \3 M" u8 n( N  
  
「好。」栋哥汗如雨下。  
( h$ C7 \7 i# Q/ H4 q  
「哎呀呀，怎么和那个鸡仔一般的胖，龙哥品味渐涨啊。」萨莎看着下面那坨肥肉，像买牲畜一般品评着：「恩，皮肤倒是不错，也挺白，身高也适合。」萨莎又蹲下来，双手抱住杜思文的胖脸，脸上的肥肉被挤到一处，甚至还掰开双唇检查牙齿，品评道：「牙口也很整齐，减个肥，确实是个美人胚子。龙哥的眼光果然毒辣，任何美人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」  
  
「你要做什么？」杜思文在海上飘了一个礼拜，吐的虚弱不堪，一下船就被带到了这里，此时情绪低迷，迷迷糊糊的根本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。  
  
莎姐笑道：「小弟弟，你要发达了哟，被龙哥看上了，连姐姐都羡慕你呢。」又捧起杜思文的脸颊，烈焰红唇吻了上去：「呜，你身上什么味道，怎么这么臭？」; x" p3 z: y\* @1 u" F  
  
「来人，带下去，好生将养着，这可是龙哥点名要的人，不敢怠慢。」  
  
说罢过来一个女子，搀着杜思文出门去了。- B8 ^% p; f; K9 b+ y! b4 K  
% q. b1 L+ B% ^- O  
房间里，萨莎悠悠道：「秘钥丢了，这可真是个麻烦事，不行，内地的加工厂马上停工，千万不能被那些条子查到什么蛛丝马迹，那样才是大大不妙。渠道才是最重要的，没了秘钥，最多就是提纯麻烦一些罢了。」3 r/ B% G5 a+ ?7 O( X  
: O6 r( d. o8 x8 m. r  
「栋仔，通知工厂，这个月的产量减半，内地的工厂该抛就抛了，如果真如鸡仔所说，这个胖子身份不一般，内地现在只怕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妙。」萨莎命令道。) ~/ L" b( R3 \" X( r7 e, p  
4 @+ l: l8 M" }- C7 g- h" a3 V  
「知道了莎姐，我这就去安排。」  
  
「内地的销量少了，暹罗这边的账能收就收一收，不然账面太难看。」  
  
「好的。」  
  
「找内地的渠道了解一下，一，阎王到底怎么样了，不行的话，这个人不能留了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，一旦被条子咬出点什么来，事情会非常麻烦。二，这个胖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，鸡仔说为了找到他，姑苏几乎出动了全城的警力，这很不对劲，这个胖子不出意外会是一个大麻烦。三，最近不要联系保罗了，秘钥是从他哪里丢的，条子肯定已经对秘钥进行了逆向工程，工厂怕不是保不了多久，尽快踩点，重新安排新的工厂。」! O$ T5 u9 F' B6 S( ~/ N; N0 t  
$ Y" U% `$ i% C, T5 T\* i; {  
「莎姐，我刚刚错怪你了。」栋哥被这一通说的心服口服。- p$ U( t; d( ?' H  
! a9 q, B: f7 G! @  B+ o  
「知道就好。」萨莎暗笑。  
6 u7 o: ?& X/ I6 y\* d+ [9 N! A  
「这个胖子的事情也不要落下，龙哥点头要的，他在暹罗关系面很广，可以介绍很多生意，而且他的龙腾物流能往内地送货，往内地的渠道也需要通过他来走，千万不能把他得罪了，该给的就给，不要舍不得。」' A% F4 |4 X/ O! @  
  u# M- `4 m7 ?% I/ A- p- i  
「知道了，我亲自盯这件事。」! s; s) `& B0 ]+ G0 ?- l; d  
  
「园子里最近没什么问题吧？」萨莎又问。- v/ s6 j7 f- `& o9 @3 \  
# h$ W: L. p! G( P  
「没问题，我的人每天给我汇报，不过今年雨水太大，下一季会减产不少。」  
8 C0 @) l- U( I  
「好的，最近内地走水，减产就减产吧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」8 P6 M' Z0 s0 d- x+ N  
  
针对这次内地折戟，萨莎快速的安排下去，两人在房间里讨论到很晚。